

十三經注疏

爾雅注疏

〔晉〕郭璞注
〔宋〕邢昺疏

上海古籍出版社

爾

雅

疏

[晉]

郭璞

[宋]

邢昺

王世偉

疏注
整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王世偉整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0
(十三經注疏)
ISBN 978-7-5325-5432-4

I. 爾… II. ①郭…②邢…③王… III. ①爾雅—
注釋 IV. H131.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172673 號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十三經注疏

爾雅注疏

[晉]郭璞注

[宋]邢昺疏

王世偉整理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90×1240 1/32 印張 21.25 插頁 6 字數 633,000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300

ISBN 978-7-5325-5432-4

K·1237 平裝定價: 78.00 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系 T:66511611

十三經注疏整理本編纂委員會

顧問

(按姓氏筆畫爲序)

任繼愈 李學勤
湯志鈞 蔡尚思

主編

張豈之

王興康

金良年

副主編

周天游

執行編輯

王立翔

呂健

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序

張豈之 周天游

十三經是儒學的基本典籍，是中華傳統文化中影響至深至遠的重要文獻之一。在中國古代，堪與十三經比肩的唯有二十四史。面對這兩大文化支柱，無論是諸子還是詩文，其中雖不乏角立特出者，甚或是叛逆者，却往往只能站在歷史舞臺的邊緣，難以撼動其中心的地位。

如果說二十四史是以記實爲本，縱貫古今，鑒往說來，宣彰資治，更多發揮的是實用的鏡鑒的作用，那末十三經則是整個封建社會的靈魂。自漢武帝接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設立五經博士，立於學官之後，直至清代，經學一直是歷代統治者製定國策的理論依據，是士農工商各色人等齊家立身的行爲規範。不僅如此，十三經還被法典化，於是有了「春秋斷獄」，「禮」成了「禮法」，而且是法上之法。它更被神化、宗教化，於是儒學成爲國學、國教。它不但堂而皇之地被推廣到所有官私學校之中，又潛移默化地影響着包括目不識丁之人在內的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們的思想與行爲。所以每當社會發生重大變革之際，總有人視其爲障礙，爲糟粕，必欲除之而後快；相反，也有人尊之爲聖典，爲良方，藉其足以安邦定國。時至今日，似依然如故。

從這一意義上講，不了解十三經，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國傳統文化，了解中國。特別是上世紀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之後，客觀上的確起到了振聾發聵、除舊迎新的作用，經學的地位開始一落千丈。然而正如在倒掉髒水的同時也倒掉了嬰兒一樣，十三經中的精華也同糟粕一道被棄置，殊為可惜。更為可怕的是，其中的許多糟粕并未得到真正的清理，又往往借尸還魂，死灰復燃，為害社會。所以隨着時代的發展，人們對中華文化遺產更加珍視，開始呼喚讀經，呼喚科學的讀經，呼喚經學研究者在嚴謹的批判與借鑒中，讀懂十三經，使經學中的合理內核與有益營養，跟現代社會達到真正的和諧與交融，發揮它應有的作用。正是基於此，我們才萌生出整理出版新版十三經注疏的最初願望。

「經」本指經綫，是布帛等織物的綱，並引申出提綱挈領、傳之久遠的含義。於是作為基本典籍常相傳授的書，便被稱作「經」。「經」本非儒家典籍所專有。最早被稱為「經」的書是墨經，也就是墨子。墨子有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四篇。此外，管子、韓非子也稱為「經」。儒家之書被稱作「經」，也始於戰國，那就是「六經」。莊子天運篇曰：「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又天下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湖北荊州郭店所出竹簡中所記「六經」經名與順序，證莊子所言不虛。這「六經」的順序保持到西漢前期。（二）

「六經」是夏商周三代禮制文明的結晶，大體成型於周代。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上下陵替。隨着周王室的衰敗，「六經」也失去往日的榮耀，被棄之不用。而諸子百家乘勢而起，為新興的貴族出謀劃

策，變法圖強。孔子尊崇周制，潛心整理「六經」，試圖恢復周禮所提倡的等級秩序，以平息紛爭，因逆潮流而動，便到處碰壁，甚至陷入「惶惶若喪家之犬」的境地。當時，儒學並非顯學，「六經」也不神聖。秦併六國，天下歸一。秦始皇以法立國，一度焚書坑儒，儒家又遭沉重打擊。幸賴秦博士所藏及民間所匿，於漢初衆經才得以復出，而樂經已亡，僅餘「五經」。漢武帝之時，國力達於極盛，新的統治秩序得以鞏固，赤裸裸的法治或清靜無爲的黃老之學無法滿足新秩序的需要，從此神學化的儒學脫穎而出，登上獨尊的國教地位。兩漢之際，「六經」順序有了微妙變化。漢書藝文志中「六藝略」所刊爲：易、書、詩、禮、樂、春秋。這順序沿用至今。而之所以有此改變，可能與劉向、劉歆當年整理文獻排列諸經成書年代次序有關。東漢時，加入了論語、孝經，除去已佚的樂經爲「七經」。唐時有「九經」之說，未見確論。據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所言，至唐文宗太和年間（八二七—八三五）刻「十二經，立石國學」。這「十二經」有了實指，即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到了宋代，經朱熹等理學家的推崇提倡，孟子進入「經」的行列，於是「十三經」始全。

「十三經」的成書年代，至今爭論不休。然而易經、尚書形成於西周；詩經始於西周而成於春秋；儀禮、周禮、禮記基本編定於東周，漢代有所變更；左傳、論語、孟子、爾雅成書於戰國；孝經古本完成於戰國，而改定於漢初；公羊傳、穀梁傳寫定於漢代，基本內容源出於孔子弟子之說，還是大體可信的。

中國經學的研究，從漢初算起，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年之久。西漢時期，今文經控制學壇。王莽代漢，古文經學抬頭。進入東漢，更一發不可收拾，經馬融、鄭玄等大家的推動，經今古文合流，但古文經處於

上風。魏晉學術爲之一變，玄學成爲顯學。而到了唐代，漢學重新流行，並以古文經爲基礎。宋時疑古之風大盛，理學一統天下，至明而不墜。清代則提倡樸學，輕虛言，重實證，追本溯源，漢學由是復興，經學研究也達到頂峰。那時相關著作，接踵問世，如納蘭性德刻之通志堂經解、阮元輯刻之皇清經解、王先謙輯印之皇清經解續編，動輒收書數百種，總卷帙超千卷，其他專著則數不勝數。當然影響最大、流傳最廣且久的，仍當推阮元主持修訂的十三經注疏。

阮元字伯元，號芸臺，江蘇儀徵人。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浙江、河南、江西巡撫，湖廣、兩廣、雲貴總督，太子少保，體仁閣大學士。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卒，享年八十六歲，謚文達。據清史稿阮元傳所載，「元博學淹通，早被知遇，勅編石渠寶笈，校勘石經。再入翰林，創編國史儒林、文苑傳。至爲浙江巡撫，始手成之。集四庫未收書一百七十二種，撰提要。」又曰：「歷官所至，振興文教。在浙江立詁經精舍」，在粵立學海堂。「撰十三經校勘記、經籍纂詁、皇清經解百八十餘種，專宗漢學，治經者奉爲科律。」

阮元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始於嘉慶二十年（一八一五），刊成於二十一年（一八一六），可謂神速。不過其準備工作則在嘉慶四年（一七九九），在浙江創辦詁經精舍之時，當時他糾集段懋堂、何元錫、顧千里、徐新田、臧在東、孫雨人、李尚之、嚴厚民等知名學者，分撰十三經校勘記，奠定深厚基礎，所以新本一出，倍受歡迎，享譽至今。

阮刻本雖稱善本，却並非無懈可擊，其存在問題概括起來有以下四點：

一、選用底本不當。阮刻本以「重刻宋本」爲名，實際所用乃元刻明修之南雍本，此本雖原出宋季建刻附音本，遞經修補，續有糾譌，然轉相承訛之處多有，阮校因之失誤之例甚多，因此，實非整理首選。相反，始於南宋初年浙東茶鹽司刻本之周易、尚書、周禮三種，繼以紹熙中黃唐刻毛詩、禮記二種，因半葉八行，故稱八行本。而經注及義疏合刻始於是本，書名題有「注疏」之稱，亦始於是本，勘刻之精審遠在十行本之上。以周禮、禮記爲例，因十行本錯而八行本不誤，阮刻校勘記可以不出者，大約在三分之一以上。

二、分卷無例。如尚書依正義作二十卷，儀禮依正義作五十卷，而周易則依經注本作九卷，與正義作十六卷異。又毛詩也依經注本作二十卷，却非正義作四十卷之舊。或依或違，所爲無定，遂使唐宋義疏原卷不可得以詳。

三、主事者意見不合，各執己見，勢同水火，正確建議未能採納，而致謬種流傳。如顧千里與段懋堂之爭，事涉臧在東、何元錫二人，以至顧氏出走，爲張古餘刻儀禮注疏，以成己志。

四、急於呈送，校對未精。因阮元陞任兩廣總督，江西之盧宣旬以「創始者樂於觀成，板甫就，急思印本呈制軍，以慰其遺澤西江之意。局中襄事者未及細校，故書一出，頗有淮風別雨之訛。」

有鑒於此，西北大學與上海古籍出版社共同發起，於一九九二年成立了新版十三經注疏整理本的編纂委員會。編委會草擬了有關的方案與體例，並約請國內十餘名中青年才俊，參預點校整理工作。各經均追本溯源，詳加考校，或採用宋八行本爲底本，或以宋早期單注、單疏本重新拼接，或取晚出佳本爲底本，在盡量恢復宋本原貌的基礎上，整理出一套新的整理本，來彌補阮刻本的不足，以期對經學研究、對

中國傳統文化研究能起到推動作用，滿足廣大讀者的需要。但由於種種原因，有關工作遷延至今，這是我們深為遺憾之處。

又當代缺乏經學大家，是客觀事實。今預役諸君各有特長，成果頗豐，但均有先天不足，不當之處，在所難免，望博雅君子，不吝賜教。

本項工作一直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員會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與幫助，在此一併致以誠摯的謝意。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

二〇〇八年八月修訂

〔一〕 參閱蔣伯潛十三經概論、楊伯峻經書淺談導言、周予同經學歷史序言、李學勤經史總說，下同；恕不一一注明。

〔二〕 見朱華臨重校宋本十三經注疏跋，載影印本十三經注疏第四頁，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版。又參閱汪紹楹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經注疏考，載文史第三輯。

校點前言

爾雅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詞典，具有同義詞典和百科詞典的性質。從漢書藝文志到四庫全書總目，爾雅一直被列在經部，或依於孝經，或附於論語，或列於小學訓詁之屬，被作為古代教育的文獻和學習的工具。^{〔一〕}晉郭璞爾雅序對爾雅解古今之義、五經訓詁的性質作了明確的闡述：「夫爾雅者，所以通訓詁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總絕代之離詞，辯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摘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關於爾雅的作者與成書年代，歷來衆說紛紜，或謂孔子門人所作，或謂周公所作，或謂秦漢學者纂集。

漢代鄭玄駁五經疑義云：

玄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旨，蓋不誤也。（詩黍離正義引）

魏張揖上廣雅表云：

臣聞昔在周公，續述唐虞，宗翼文武，剋定四海，勤相成王，踐阼理政，日昃不食，坐而待旦，德化宣流，越裳俶貢，嘉禾貫桑，六年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意義。傳于後尋，歷

載五百，墳、典、散、零，唯爾雅恒存。禮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春秋元命苞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何？」是以知周公所造也。率斯以降，超絕六國，越秦踰楚，爰暨帝劉，魯人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違古。今俗所傳三篇爾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郝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既無正驗，聖人所言，是故疑不能明也。

晉郭璞爾雅序：

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

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張揖論之詳矣。

宋歐陽修詩本義云：

爾雅非聖人之書，不能無失。考其文理，乃是秦漢之間學詩者纂集，說詩博士解詁。（清謝

啓昆小學考引）

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云：

郭璞爾雅注序稱「豹鼠既辨，其業亦顯」，邢昺疏以爲漢武帝時終軍事。七錄載犍爲文學爾雅注三卷，陸德明經典釋文以爲漢武帝時人，則其書在武帝以前。曹粹中放齋詩說曰：「爾雅，

毛公以前，其文猶略，至鄭康成時則加詳。如「學有緝熙于光明」，毛公云：「光，廣也。」康成則以爲學於有光明者，而爾雅曰：「緝熙，光明也。」又「齊子豈弟」，康成以爲猶言發夕也，而爾雅曰：「豈弟，發也。」薄言觀者，毛公無訓。「振古如茲」，毛公云：「振，自也。」康成則以觀爲多，以振爲古。其說皆本於爾雅。使爾雅成書在毛公之前，顧得爲異哉。則其書在毛亨以後。大抵小學家綴緝舊文，遞相增益，周公、孔子，皆依託之詞。」^{〔1〕}

據上所引諸家之說，可證爾雅非出自一人之手，也非出於一時之作。今人周祖謨（1914—1995，字燕孫，北京人）認爲：「從這部書的內容看，有解釋經傳文字的，也有解釋先秦子書的，其中還有戰國秦漢之間的地理名稱。這樣看來，爾雅這部書大約是戰國至西漢之間的學者累積編寫而成的。」^{〔2〕}這一分析和判斷，較爲符合爾雅一書的實際情況。

古代經書流傳，多有牴牾之處，經文和注疏回互改易是其重要原因。清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一字懋堂，江蘇金壇人）十分讚賞清代校勘學家盧文弨（1717—1795，字召弓，號抱經，浙江仁和人）關於這一文獻流傳與整理問題的見解，其謂：「公治經有不可磨之論，其言曰：『唐人之爲義疏也本單行，不與經注合，單行經注唐以後尚多善本。自宋後附疏於經注，而所附之經注非必孔、賈諸人所據之本也，則兩相鉅鋸矣。南宋後又附經典釋文於注疏間，而陸氏所據之經注又非孔、賈諸人所據也，則鉅鋸更多矣。淺人必比而同之，則彼此互改，多失其真；幸而有改之不盡以滋其鉅鋸，啓人考核

者。故注疏釋文合刻似便而非古法也。」^{〔四〕}臧庸（1767—1811，初名鏞堂，字在東，江蘇武進人）在臧氏宋本爾雅考證一文中也提到：「凡諸經義疏與經注皆別行，南宋以來，欲省兩讀，始合載之，名之曰兼義。然經注本與義疏往往不同，分之則兩全，合之則兩傷。」^{〔五〕}阮元在爾雅校勘中也時有「援經改注」的批評。如爾雅釋畜「爆牛」，郭注「領上肉爆肤起」。注文「爆」，宋刊監本、宋刊單疏本、雪窗本、吳元恭本同，宋刊釋文作「爆」，釋云：「音與上爆字同。本亦作爆。」鄭注考工記云：「爆謂墳起。」阮元校勘記云：「按，爆肤字當從肉。鄭注考工記云：爆謂墳起。郭注以爆訓爆，此當從釋文。然陸氏所見本已有援經改注者矣。」^{〔六〕}近人黃侃（1886—1935，字季剛，湖北蕪春人）在整理爾雅中也指出了類似的問題，他在爾雅音訓「厓內爲隩，外爲隈」條下校云：「釋文所據郭注本往往與邢疏所據本不同，故經字頗多歧異。」不知郭之爲注，不舉經字者甚多。」釋文所舉注文，亦與邢所據不同。」是知郭注至宋時已有脫落。又釋文中有後人校語，亦可於此明白剖出矣。」^{〔七〕}因此，在經書的整理中，要達到校勘的求舊、求真、求是的目的，就應當遵循清代校勘學家顧廣圻（1766—1835，字千里，號澗蘋，自號思適居士，江蘇元和人）「書必以不校校之」^{〔八〕}的理念與方法，力求保留經注、音義、單疏等文獻的原貌。

爾雅問世之後，漢文帝時始設博士。東漢趙岐孟子題辭云：「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漢舊儀又云：「武帝初置博士，取學通有修、博識多藝、曉古文爾雅、能屬文章者爲之。」

爲爾雅作注者，代不乏人。據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經典釋文序錄等文獻

記載，晉郭璞注前後至唐代，有犍爲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等注，另有沈琬集注，還有施乾、謝嶠、顧野王、江灌、曹憲等撰音。而晉代郭璞的爾雅注成爲歷史上最著名，也是最具影響的注本。唐陸德明爾雅音義即以郭注爲本，「先儒多爲億必之說，乖蓋闕之義，唯郭景純洽聞強識，詳悉古今，作爾雅注，爲世所重，今依郭本爲正」。^{〔九〕}永瑒等整理四庫全書，於爾雅注疏十一卷提要云：「璞時去漢未遠，……所見尚多古本，故所注多可據。後人雖迭爲補正，然宏綱大旨，終不出其範圍。」^{〔一〇〕}郭氏除撰有爾雅注之外，別撰爾雅音義、爾雅圖譜。郭璞爾雅序云：「別爲音、圖，用啓未寤。」晉書郭璞傳云：「別爲音義、圖譜。」隋書經籍志也有相類的記載。

唐陸德明撰有經典釋文，中有爾雅音義上下二卷，或名之爾雅釋文。陸氏於經典釋文序錄中，對爾雅的條例、次第、注解、傳述人多所論述；於爾雅音義，或辨字體、注字音，或存舊注、援書證，或舉異文、定是非，成爲研究爾雅的重要文獻。

宋史藝文志載：「邢昺爾雅疏十卷。」清謝啟昆小學考認爲此書已亡佚，四庫全書總目也曾提出疑問：「豈其初疏與注別行歟，今未見原刻，不可復考矣。」^{〔一一〕}可見爾雅單疏本在清代已十分罕見。對於邢疏，後人褒貶不一，而以貶者居多。如清邵晉涵云：「邢氏疏成於宋初，多掇拾毛詩正義，掩爲己說。間采尚書、禮記正義，復多闕略。南宋人已不滿其書，後取列諸經之疏，聊取備數而已。」^{〔一二〕}然這樣的批評不夠公允。邢疏雖有不足，然列爲十三經注疏，自有其本身的價值。邢疏疏釋考事，必以經籍爲宗，理義所銓，則以景純爲主。其援引書證，皆非今人所及睹，而其補注闕略，發

凡起例，於爾雅不無益處，成爲唐以後研究爾雅的重要文獻。「然疏家之體，惟以本注，注所未及，不復旁搜。此亦唐以來之通弊，不能獨責於曷。」^{〔三〕}四庫全書總目的評價，較爲實事求是。

在唐以後，另有五代孫炎的爾雅疏，蜀毋昭裔的爾雅音略，宋高璉的爾雅疏、陸佃的爾雅新義、鄭樵的爾雅注和羅願的爾雅翼等，但有的已經亡佚，與清代的爾雅研究文獻相比，後者影響更大。

清代雅學大興，爾雅研究著作層出不窮，其中最著名的是邵晉涵（1743—1796，字恂九，號蘭皋，山東棲霞雲，又號南江，浙江餘姚人）的爾雅正義二十卷和郝懿行（1755—1823，字恂九，號蘭皋，山東棲霞人）的爾雅義疏二十卷。

邵晉涵對郭璞注十分推崇，他認爲「唯郭景純明於古文，研覈小學，擇擇群藝，博綜舊聞，爲爾雅作註，援據經傳以明故訓之隱滯，旁采謠諺以通古今之異言，制度則準諸禮經，敷澤則測其地望，詮度物類多得之目驗，故能詳其形聲，辯其名實，詞約而義博，事覈而旨遠，蓋舊時諸家之註，未能或先之也。」^{〔四〕}邵疏的特點，一爲增校郭注，所謂「爰據唐石經暨宋槧本及諸書所徵引者審定經文，增校郭註」；二爲繹彰詞義，所謂「仿唐人正義，繹其義蘊，彰其隱蹟。竊以釋經之體事，必擇善而從，義非一端可盡」；三爲博通旨趣，所謂「今以郭氏爲主，無妨兼采諸家，分疏於下，用俟辯章，譬川流而匯其支瀆，非木落而離其本根也」；四爲留存古義，所謂「會粹群書，尚存梗概，取證雅訓，辭意瞭然。其跡涉疑似，仍闕而不論，確有據者，補所未備。附尺壤於崇丘，勉千慮之一得，所以存古義也」；五爲增廣古訓，所謂「俾知訓詞近正，原於製字之初，成於明備之世，久而不墜，遠有端緒，

六藝之文，曾無隔閡，所以廣古訓也」；六爲留存古音，所謂「今取聲近之字，旁推交通，申明其說，因是以闡揚古訓，辨識古文，遠可依類以推，近可舉隅而反，所以存古音也」。^{〔二五〕}近人黃侃（1886—1935，字季剛，湖北蕪春人）認爲：「清世說爾雅者如林，而規模法度，大抵不能出邵氏之外」。^{〔二六〕}

郝懿行的爾雅義疏被認爲是爾雅研究的集大成者，收采最爲豐富，注釋也最爲詳盡。清人宋翔鳳對郝疏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乾隆間，邵二雲學士作爾雅正義，翟晴江進士作爾雅補郭，然後郭注未詳未聞之說，皆可疏通證明，然猶未至於旁皇周浹、窮深極遠也。迨嘉慶間棲霞郝戶部蘭皋先生之爾雅義疏最後成書，其時南北學者知求于古字古言，於是通貫融會諧聲、轉注、假借，引端竟委，觸類旁通，豁然盡見。且薈萃古今一字之異，一義之偏，罔不搜羅，分別是非，必及根原，鮮逞胸臆，蓋此書之大成，陵唐樂宋、追秦漢而明周孔者也」。^{〔二七〕}

從爾雅的版本校勘而言，清代阮元的爾雅注疏校勘記六卷在廣羅衆本、校勘異同方面多勝於前賢。爾雅自漢代流傳以來，經、注、疏三者皆譌舛日多，俗間流傳的版本錯誤不少，阮元搜訪舊本，皆極可貴，「授武進監生臧庸取以正俗本之失，條其異同，纖悉畢備。元復定其是非，爲爾雅注疏校勘記六卷（上中下三卷，各分上下卷），後之讀是經者，於此不無津梁之益」。^{〔二八〕}其引據各本，單經本有唐石經爾雅三卷、清石經考文提要爾雅一卷；經注本有明吳元恭仿宋刻爾雅經注三卷、元槧雪窗書院爾雅經注三卷；單疏本有宋槧爾雅疏十卷；注疏本有元槧爾雅注疏十一卷、明閩本爾雅注疏十一卷、明監本爾雅注疏十一卷、明汲古閣毛本爾雅注疏十一卷、清浦鏜爾雅注疏正誤三卷、清惠